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詩集二

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一首

裴氏海昏集序一首

劉商郎中集序一首

盛山十二詩唱和集序一首

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一首

左武衛冑曹許君集序

權德輿

建安之後詩教日寢重以齊梁之間君臣相化牽於景物理不勝詞開元天寶已來稍革頹靡存乎風興然趨時逐進此為槖籥紳佩之徒以不能言為恥至吟咏情性取適章句者鮮焉有許氏子者名經邦字某世得命

官不書于此如疑作姑舉其始終之畧以著于篇君天授純静不遷於物脩揄之中湏有夷曠早孤家於鄱陽有佳山水遂以貞遯為心不近聲利孝敬温信著於州里保閒樂退無所挑屈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謀學業文以此為適相國第五公之為郡也軾閭懸搨以禮之咨於連帥薦授試左武衛曹參軍有别墅去家百里秋八月泝溪而上灘激險不幸溺於秋濤之中嗚呼戕儒行而未申其用沾初命而未至於禄受全氣而不

終其壽此三者所以為士友之病凡所賦詩皆意與境會疏導情性含寫飛動得之於靜故所趣皆遠其道退其徒寡不交當世故知之者稀惟昌黎韓愈泰山羊滔最為友善羊既物化韓為江西從事今年冬予後於鍾陵而君去世之三歲也文行實録皆得之於韓噫嘻士之脩道向晦不耀於時以泯沒者可勝道哉如許君者潔身於困約之中講藝於蓬汳之下以六義之文為富以一畝之宮為泰齊人吹竽楚人泣玉故志業內固英

華未發介然居易以至歿身其古之牆東谷口之徒與韓以其詩三百篇授予故類而為集

此序云昌黎韓愈友善又云韓為江西從事按愈元和十五年止曾刺袁州時德輿已卒權集亦無此篇恐誤

裴氏海昏集序　　呂温

海昏集者有唐文行之臣故度支郎中專判度支事贈尚書左僕射正平郡公裴氏諱某字某考地緌德會友

輔仁氣志如神英華發外之所由作也初公違河洛之難以其族行攀大别浮彭蠡望洞庭徘徊乎湓流眄仰乎集作迴翔于匡湓流眄于海昏有歐山之竒脩江之清陽溪之邃湯集作陽泉之靈竹洞花塢仙壇僧舍雞犬鐘梵相聞於青嵐白雲中數百里不絶時也俗以遠而未擾地以偏而獲寧開元之遺老晝在猶歌詠乎昇平公悠然樂之遂與我外王父故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河東柳公諱某外叔祖故相國宜城伯諱渾泊故太常卿蘭陵蕭公

定故秘書少監范陽盧公虚州故左庶子隴西李公舫爲塵外之交極心期之賞唯故給事中汝南袁公高故將作監河南元公亘以後進預焉江左縉紳諸生望之如神仙邈不可及每賦一泉題一石毫墨未乾傳詠已徧其爲物情所注慕如此無何朝廷命公盈虚東南漕引吳楚中原百萬之衆仰食于公人不堪煩我若無事往往佩聯印擁大蓋枉道而過舊山林壑之間琴詩不廢心計頤指而軍國飫贍其大雅之全才集作材者歟於

戲太尉侍中勤勞王家惠于生人至公再世又以盛德
屈于年運慶如壅川其決必大由是焜燿之烈重集于
我郇公郇公始以大孝聞中以大用顯次以大忠昇藩
屏三朝出入二揆述先職而掌邦賦脩祖德而踐台衡
理荆之政篆在樂石定蜀之武藏在册府漢南之化方
洽于人謡加以優游藝文惇悦經術身被華衮門全素
風不畏强禦不侮孤賤久要皆當代長者推轂必一時
俊傑海内士大夫如麟羽之歸龍鳳集作鸞君子曰憲公

忠獻公之勳德節公之雅道為不亡矣郇公以霜露之感泣編遺文思所以垂諸不朽以為節公消息出處之道始於海昏遂於正集外別次當時唱和游覽餞勞之作凡九十六篇勒為海昏集上下卷不遠三千里授簡於小生俾酌歸趣而為序引某嘗備中臺之屬實辱至公之遇聞命已（集作以）哀敬不敢文為姑陳古義用賛風訓昔者三代陳詩以觀民風詐信（集作信詐）淫義躁靜剛柔（集作柔剛）於是乎取之喜怒哀樂吉凶存亡於是乎觀之兆

於此必應於彼成乎終必見乎始詩不可以為偽魏公子為南皮之游以浮華相高故其詩傲蕩驕志勝而專勤而不安晉名士為金谷之燕以邪侈相扇故其詩溢溺淫志治而緩往而不返正平公為海昏之會以禮義相誨故其詩恬淡退志莊直立志退以獨全其道立以兼濟于時立而不矜退而不怨集作悲適而不放樂而不荒親而不比數而不黷如切如磋婉而有直體曰比曰興近而有深致仁者見之遁世而無憂知者見之愛身

而有待暖乎若冬陽之煦油乎若春澤之浸其誘人也易其感人也深卒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如是則觀南皮之詩應劉焉得不夭魏祚焉得不短觀金谷之詩潘石焉得不誅晉室焉得不亂觀海昏之詩裴氏焉得不興我唐焉得不理詩之時義其大矣哉天人家國之際其至矣哉為節公郇公之子孫者其無忘哉元和五年五月七日朝議郎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東平呂温謹述

劉商郎中集序　　武元衡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述作發乎情性形於詠歌大則明天下政途彌綸王化爾小則文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神則正始之道存焉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眷予一先後之輩睠予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亦加等顧惟遭幸

秉國樞重燮贊台衡之務統臨井絡之人其孫乃緘鐍遺文提捧萬里猥期序引將佐詞林予感悼故知惻覽華藻珠玉綴錯清泠自飄皆素所狎聞也泫然涕下不能自收矧公遐情浩然酷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冰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者寶之雖楚璧南金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割棄親愛夢寐靈仙之境逍遥玄牝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蛻迹巖壑超然懸解與汗漫遊乎無間邪著歌行等篇

皆思入窅冥埶合飛動滋液瓊瓌之朗潤濬發綺綉之濃華解（疑作觸）境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清濟於洪流者也今所編録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詞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驚畏之患亦云至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岑馮翊嚴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洎于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冑群族雄詞麗句遍在人間予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相與編葺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于樂章且傳諸名士

庶幾不朽忝以宿姻舊好撫事追書故言之不讓也

開州韋處厚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　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懌集作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集有能字為詞章可謂儒者夫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提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集作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之者凡十人及明一作此年韋侯為中書

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和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為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為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武方松卿韓集舉正作謨時為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為秘書集有少字監溫司馬造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颰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予題其首云云

主客員外郎盧公集序集作紀 劉禹錫

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精妙詠而為詩猶夫孤桐朗
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
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集作震起於開
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驟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
傳貴由前進士補秘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
曲江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為左補闕
河南府司録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為飛語
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為膳部員外郎時大盜

起幽陵入洛師冬夏衣冠不克歸王所爲虜刼執公隤脅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户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翺翔雲路不虞矰繳盛名先物易生癘疵三至郎署坐成遺耋蹭蹬江臯棲棲沒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爲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顥然真隱者也公下世

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辭以表之嘗經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董氏武陵集序 集作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

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碎羽得於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倢字庶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鑪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叶為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員外象 杜員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 李侍郎紓）送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者身以廷尉屬為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于（集作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于（集作於）人寓其性懷播

為吟詠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嘗號知我盡表而出集作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也集作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集作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

尚功卿大夫以安（集作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浸息樂府協律不能足（去聲）新音（集作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于裔土也其不得于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澈上人集序

釋子工（集本文粹有爲字）詩尚矣休上人賦别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

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去聲）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集作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張王（文粹作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二字）

（文粹作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集作延）之元和十一年終于（集作於）越之山陰年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集作於）宣州開元天柱峰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文粹作柯）山與晝公為侶（皎然字清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文粹作詩）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峰捧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歷至元

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酬唱别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代求一言羽翼之因為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文粹作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公絃孫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文粹作服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為弔客黃耳集作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閒耶

因繼集重序　　白居易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一（因繼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復以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云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磨礪以戰（集作須）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逾茲三矣即不知有百勝之術多多益辦耶抑又不

知鼓衰氣竭自此為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
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
俱已頭白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
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
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
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
後師亦老矣宜其櫜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
一章録在别紙語盡於此亦不脩書二年十月十五日

樂天重序　復以詩（京本作復以近詩）

文苑英華卷七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十四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文苑英華卷七百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詩集三

追昔游集序　李紳

追昔游蓋歎逝感時發於悽恨而作也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詞乃由牽思所屬耳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風物遭讒邪播

歷荆楚涉湘沅踰嶺嶠荒陬止高安移九江泛五湖過鍾陵泝荆江守滁陽轉壽春改賔客留洛陽廉會稽過梅里遭讒者再賔客為分務歸東周擢川守鎮大梁詞有所懷興生於怨故或隱顯不常其言蓋知者於異時而已開成戊午歲秋八月

李賀集序

杜牧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

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杜集作會）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杜集作雜）為四編凡二百二十三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閲理篋帙忽得賀（杜集文粹有詩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游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焉（杜集作然）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杜集作味）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由來亦少

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絶出於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復辭勉為賀敘然其甚慚唐（杜集文粹無此字）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詞詩雲烟緜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清（諸本

作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詞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杜集作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

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僕奴文粹集本作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唐詩類選序　顧陶

在昔樂官采詩而陳於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得芻蕘而上達萌治亂而先覺詩之義也大矣遠矣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懼而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懽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頌正直

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建齊梁陳隋徳祚淺薄無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艷相誇風雅大變不隨流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聽五音知國之興廢非虛謬也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徳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羣才莫得而問疑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李白杜甫王昌齡陳伯玉孟雲卿沈千運韋應物李益高適常建顧況于鵠暢當儲光羲孟郊韓愈張籍姚合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為

清徳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艷之辭宜矣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為工以絶聲病為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繫其數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張九齡嚴維劉長卿錢起孟浩然司空曙李端皇甫曽皇甫冉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為絶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録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薫之類朗服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未有游諸門而英菁

畢卒然卷而玷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實以體詞不一憎愛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紀録而闕疑作闕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汨沒於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閒之也既歴稔盈篋搜奇畧罄終恨見之不徧無慮選

之不公始自有唐迄於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為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為伍而條貫不以名位崇卑年代遠近為意騷雅綺麗區別有觀寧辭披揀之勞貴及文明之代時大中丙子之歲也

唐詩類選後序

余為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平昔若元相國 稹 白尚書 居易 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者翕翕號元和詩其

家集浩大不可彫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所不足於此者以删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錄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終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纔二三年亦正集

未得絶筆之文若有所别為卷軸附于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已上並無採摭葢前序所謂終恨見之不徧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殁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閒録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覽接或畏多言而典刑具存非敢遐棄又前所謂無慮選之不公者矣嗟乎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棄不懼勢逼不為利遷知我以類選起

序者天也取捨之法二十通在故題之于後云耳

周朴詩集序　　林嵩

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河而共存嗚呼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於金馬門踧踖宣尼戶乾符七年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干為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鸑鷟屈軼祥瑞皇家迂避而貧聾瞽不重高傲縱逸林覩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蔑

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户不庇風雨捻不抗皺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户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寮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茍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縻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于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

有僧樓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掊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攜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干齊集畢遂為之序小子以詞賦博挂投(疑作技)文非所業但直舉其美文靦作者

唐風集序　顧雲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選者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集序有人字)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

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教未多杜集作之末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四字杜集作射洪拾遺陳公子昂作詩出繼杜集作沒二雅馳騁建安削苦澀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推撞杜集作幢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為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皆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

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杜集作省）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杜集作悌）人倫紀綱（杜集作之紀綱）備矣其壯語大言則决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蔕芥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杜集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杜集作貪）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為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杜集無此字）為之叙録（杜集有乃分為上中下三卷目曰唐風集十二字）視其人齒尚

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廣之為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十三字杜集作別為之次序）景福元年壬子夏述

禪月集序　　吳融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韻雖甚切猶土木偶不生於氣血何所尚哉自風雅之道息為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敘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

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放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為善矣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厥後白樂天為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為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為廣徳大教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為第一流有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斆學者靡漫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

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闕於教化沙門貫休本江
南人幼得苦空理落髮於東陽金華山機神頴秀止於
荆門龍興寺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談論未甞不了
於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
之感此外商搉二雅酬唱循環越三日不相往來恨疎
矣如此者凡朞有半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創新意
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道太
白樂天既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丙辰歲余蒙恩

詔歸與上人别袖出歌詩草一本曰西岳集後改曰禪月集以為畫矣竊慮將來作者或未深知故題於卷之首時已未歳嘉平月之三日

顔上人集序

顧　蕘

顔公姓薛氏字茂聖少工為五言詩天賦其才逈超名輩蕘同年文人故許州節度使尚書薛公字大拙以文人不言其名擅詩一本作時名於天下無所與讓唯於顔公許待優異每吟其警句嘗曰吾不喜顔為僧喜有詩僧

為吾支派以增薛氏之榮耳性端靜寡合而價譽自彰名公鉅人爭識其面余景福間為尚書郎故相國陸希聲為給事中一日謂余曰顏公自荆門惠然訪我興盡而去無以贈其行請於知交賦送別余亦勉為應命而莫之披覩也後數載余罷自合江沿峽流而下至荆之日方遂疑闕二字疑閲其篇章睹其儀相然後知師之盛名不虛得一作傳也向之送別者自故太傅相國韋政公而下凡四十三首余亦別為一卷陸相國為序余繼忝

清華薦兼史任宜以師之名字書於文苑傳中緗緝未遑漏畧是懼今且掇師之序于詩集之前其五言七字詩凡四百篇以為儒釋之光余與師周旋殆將十稔始仰師為詩家之傑今與師為方外之期契分知心言之無愧若師本教之行自為其徒所宗則非愚儒之所敢知也光化三年孟夏序

同前　　李詞

夫仁明至儉之君返淳覆邪懲嗜慾玩好俾奇侈捐隱

異貢燬烈而不能致純玉而不用者蓋宗廟之彝器在貞達和潤之全德也故和氏三刖而不死崑岡縱焚而不夷俾受瑞者于今稱其美焉然則稱其美固亦久矣而知其美之名者將在于何焉夫唯詩秦人焚之既燼益恬抑可對於是而又大矣則今之人稱詩之美者亦久矣旨也將在於何焉洎乎得其綱組一作紐序而明之則二南微隱之旨行於世為百家宗旨者在乎序也詞讀左丘明傳素王微旨則知懲勸之道教化之本周孔

之標度盡在於詩矣顧詩之言惡可容易而語乎釋門高徳顔公尚為詩不入聲相得失哀樂怨歎直以清寂景搆成數百篇其音清以和其氣剛以達妙出無象虛涵不為冷然若懸未扣而響信其功之妙也不可得而稱矣信其旨之深也不可舉而言矣於戲河漢蕩蕩而東人見其浮重載矣不知其所以浮者何也雅頌郁郁而南人見其化曳俗矣不知其所以化者何也吾師復不拔於彼植於此其所以者何也詞嘗蒐文獵儒乘卬

索穴睹師之作與而序之不足舉師之美為後人宗旨也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岩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

取一班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摠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非攢心而就簡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梟氏之鐘霜清日覩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

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懸乎鼴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黒白之䳒强識淄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攎梨橘柚皆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

魚兎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且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左補闕韋莊述

文苑英華卷七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詩序一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一首

入蜀紀行詩序一首

登秘書省閣詩序一首

崇文館宴集詩序一首

李舍人山亭詩序一首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一首

揚明府過訪詩序一首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一首

初春於圭峰送益府賓參軍宴詩序一首

洪崖子鸞鳥詩序一首

送工部尚書弟赴定州詩序一首

送毛明府詩序一首

會諸友詩序一首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　王勃

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岳坎坷於唐堯之朝傲想煙霞顦顇於聖明之代情可知矣賴乎神交勝友得山澤之蚪龍隱路幽居降雲霄之鸞鳳揚公沈公行之者仁義禮知用之者乾元亨利玄經若而白鳳翔素牒開而紫麟降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真訪下官一作客於丘壑幽人待士非無北壁之書隱士迎賓自有西山之

饌席門蓬巷佇高士之來游叢桂幽蘭喜王孫之相對山南花囿澗北松林黃雀至而清風生白鶴飛而蒼雲起停琴綠水仲長統之歡娛置酒青山郭子期之賓客足可銀鉤人探一字四韻成篇

入蜀紀行詩序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於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峰雜

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絶者也雖莊周詫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銜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湖之思况乎躬覽勝事足踐靈區煙霞爲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編爲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登秘書省閣詩序 楊盈川

若夫麒麟鳳凰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漢

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考南北大象入於機衡披帝冊
而質龍神負圖出於河洛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
謨劉向沉研揚雄寂寞之士於茲翰墨馬融該博傅毅
文章之才此焉游處莫不出言斯善有道則尊黼黻其
德行珪璋其事業心同匪石達人千載之交手握靈珠
文士一都之會陶泓集作陰寡務油素多閑命蘭芷之君
子坐芸香之秘閣徒觀其重欄四絶閣道三休紅梁紫
柱金鋪玉碣平看日月唐都之物候可知坐望山川裴

秀之輿圖在即虹蜺爲之回帶寒暑由其隅潤豈直崑崙十二瀛海千尋西州有百尺之樓東國有千秋之觀于時五行金王八月秋分風生閶闔之門日在中衡之道煙雲悽慘白露下而四郊空林野蒼茫青天高而九州逈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有似安仁之興列芳饌命雕觴扼腕抵掌劇談戲笑假使神仙可得自茂松喬富貴在天終輕許史間之以博奕申之以詠謌陶陶然樂在其中矣登高而賦羣公陳力於大夫聞

善若驚下走自强於玄晏輕爲引序綴在辭章

崇文館宴集詩序

天下之器也神立貳者所以經其化聖人之寶也大建儲者所以贊其庸易所謂照於四方禮所謂貞於萬國皇家以中樞北極清都有天子之宫儲后以大火前星蒼震有乾男之位因心也孝常問安於寢門行已也恭每不絶於馳道有父子君臣之道焉有夏干冬羽之事焉於是發德音降明詔封紫泥於璽禁傳墨令於銀書

茲于成均所以明其長幼通于博望所以昭其賔客東方曼倩之文史即預禖祠甪里先生之羽翼仍叅獻壽爲賔者四友等黄龍之簡才論奏者八人同赤烏之下士莫不縉紳舊徳縫掖名儒衣簪拜高闕之門驂駕陪直城之路琢磨其道玉質而金相黼黻其詞雲蒸而電激琴書暇景風月名辰周旋揖讓觀禮儀之溢目合異離堅聞辯論之盈耳八珍方饌寒温取適於四時一獻雕觴賔主交懽於百拜爾其清垣繚繞丹禁逶迤魚鑰

則環鏁晨開雀牕則銅樓旦闢周廬綺合厰署星分左輔右弼之宫此焉攸集先馬後車之任於是乎在顧循庸菲濫沐恩榮屬多士之後塵預羣公之末坐聽笙竽於北里退思齊國之音覩瓌寶於東山自恥燕臺之石千年有属咸蹈舞於時康四坐勿喧請謳歌於帝力小子狂簡題其序云

李舍人山亭詩序

永嘉有高陽公山亭者今爲李舍人別墅也廊宇重複

樓臺左右煙霞棲梁棟之間竹樹在洲汀一作汀洲之外黿山對出背東武而飛來鶴阜相臨向東吳而不進青溪數曲赤巖千丈寥廓兮恍惚似蓬嶺之難行深邃兮眇然若桃源之失路信可謂赤縣幽棲黄圖勝景從來八子開高陽之邑居今日四郊逢舍人之置驛故知樊家失業遂作庾公之園習氏不游終成濮陰之地其人也凝脂點漆瓊樹瑶林學富文史言成凖的詎爲漢帝之親凡蔣是周公之裔田孟嘗之侍客服飯無疑孔文

舉之邀懽樽中自溢三冬事隙五日歸休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琅而觸目心馬而醉德焉而飽大隱朝市本無車馬之喧不出户庭坐得雲霄之致於是乎百年無幾萬事徒勞唯談笑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既因良會咸請賦詩雖向之所歡已為陳迹俾千載之下感於斯文

送徐録事詩序

徐學士風流倩倩容貌堂堂汝南則顏子更生洛下則

神人重出書有萬覽之者實符於鄭玄州有九游之者
頫類於班固懷岐㟧之舊迹想江漢之遺風粤在於永
淳元年孟夏四月始以内率府録事出攝蒼溪縣主簿
同彼漆園之莊周聊居賤職異乎安定之梁竦不憚勞
人騑驂而欲行紛紜而戒道是日也鶴鳴于野龍昇于
天詩成流火之文易占清風之卦聖主以叶時同律義
在於省方皇儲以守器承祧任隆於監國留臺務静博
望時閑於是久敬之善交平生之故友臨御溝而帳飲

就離亭而出宿居成別易坐覺悲來平原二客追子高而已遠河上諸公餞林宗而有慕兩鄉風月萬里江山脩路為下泣之思長天非寄愁之所何以劇疑作處我戒之必軾何以贈行上路不拜孫子荆傾國之送豈若是乎潘安仁金谷之篇盡於思一作斯矣

送并州旻上人詩序　楊盈川

三元日月不能改弦望之期四序炎涼不能移變通之運況乎人生天地嶽鎮東西良時美景始雲蒸而雷激

臨水登山忽風流而雨散道之常也復何言哉是旻上人天骨多奇神情獨王法門梁棟豈非龍象之雄晉國英靈即是河汾之寶道尊德貴所以名稱並聞盡性窮神所以身心不動徧覩天下暫游城闕劉眞長之遠致雅契高風習鑿齒之宏才深期上德芝蘭一面暫悦新知垂棘連城將游舊府雞山法衆餞行於素滻之濱麟閣良朋祖送於青門之外是日也河山雨氣原野秋陰風烟淒而禁籞寒草木落而城隍晚雲中振錫有如鴻

鵠之飛水上乘杯更似神仙之别左右為之魂動金石由其色變恒山岱岳看寶鼎於風雲帝里神州對長安於白日兩鄉綿邈何當恵遠之游千里相思空有關山之望羣賢僉議咸可賦詩題其爵里編之簡牘

晦日藥園詩序

天下皆知禮之為貴用周旋揖讓之儀天下皆知樂之為盛飾金石絲簧之變是則忠信之薄飾容貌於矜莊風俗之微陶性靈於歌舞殊不知達人君子遺形骸於

得喪之機心照神交混榮辱於是非之境非非若諸公者大夫之相知也以為煙霞可賞歲月難留遂欲極千載之交懽窮百年之樂事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濟濟鏘鏘同會於文場者也于時丁丑之年孟春之晦歲陰入於星紀斗柄臨于析木衣冠雜沓出城闕而盤游車馬駢闐俯河濱而帳飲乃有神州福地上藥中園左太沖所云當衢向術淄安仁以為面郊後市九莖仙草揺八卦之祥風四照靈葩泫三危之寶露豈直帝神農旋

赤鞭而驅毒雀文子擁朱幡以救人山圖採之而得道姮娥竊之而奔月若斯而已哉加以回溪激石茂林脩竹潛風日之逶迤妙山泉之體勢然後若杜若藉芝蘭高論系玄飛觴舉白凡我良友同聲相應心冥寵辱推富貴於皇天事一窮通任運隨於大命若使適情知足則玉帛子女為伐性之源達變通機則尊官厚祿非保全之地所以列坐羲皇之代安歌帝堯之力陽光稍晚高興未闌請諸文會之游共紀當年之事凡厥衆作列

之於後

羣官尋楊隱居詩序

若夫太華千仞長河萬里則吾土之山澤壯於域中西漢十輪東京四代則吾宗之人物盛於天下乃有渾金璞玉鳳戢龍蟠方圓作其輿蓋日月為其扃牖天光下燭懋少微之一星地氣上騰發大雲之五色以其不貪為寶均珠玉以咳唾以無事為貴比旂常於冀土諸侯不敢以交游相得三府不敢以辟命相期與夫形在江

海心游魏闕跡混朝市名為大隱可得同年而語哉天子巡於下都望於中嶽軒皇駐蹕将尋大隗之居堯帝省方終全潁陽之節羣賢以公私有暇休沐多閑忽乎将行指林壑而非遠莞爾而笑覽煙霞而在矚登坱圠踐莓苔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鸞嘯盧敖之逢高士詎識鳶肩憶桑海而無時問桃源之易失寒山四絕烟霧蒼蒼古樹千年藤蘿漠漠誅茅作室挂席為門石隠磷而環階水潺湲而亘砌乃相與旁求勝境遍窺靈跡論其

八洞實唯明月之宫相其五山即是交風之地仙臺可望石室猶存極人生之勝踐得林野之奇趣杯浮若聖已茂松喬清論凝神坐驚河漢游仙可致無勞郭璞之言招隱成文敢嗣劉安之作

宴皇甫兵曹宅詩序

皇甫君冠冕於安定李校書羽儀於隴西岑正字明日於漢南石宫坊指疑作抵掌於河朔高侯邦之司直下走齊之濫吹若夫風雲龍虎水火陰陽隔千里而應之莫

不潛契於同聲矣聖明千載區宇一家掩八紘以得之莫不高會於中京矣是日也河圖適至海鯨初死五嶽四瀆漢皇帝崇其望祀一日三朝周天子展其莊敬君臣慶色朝野歡心玄晏先生開甲第而留賓二三君子赴龍門而廣讌陰雲已墨肅氣彌高霜寒萬里之園氷納千金之水面郊後市即爲潘岳之居累代通家咸言李膺之客百年何計相知在於我心四海何求爲樂止於名教抽毫進牘皆請賦詩日暮途遠聊裁序引

送東海孫尉詩序

東川孫尉文章動俗符彩射人官裁下士宣大夫之三德運偶上皇作東南之一尉膚才擾擾流俗喧喧談遠近為等差較中外為優劣殊不知三元合朔九州同軌蓬瀛可訪還疑上苑之中日月不古更似靈臺之下彼其之子未為後時凡我友朋無勞疑别徒以士之相見人之相知必欲軒蓋逢迎朝游夕處亦常烟波阻絶風流雨散去矣孫侯遠離隔矣但當晨看旅雁君逢繫帛

之書夕望牽牛余倏乘槎之客未能免俗何莫賦詩綴集衆篇列之如左

樂府雜詩序　盧照隣

聞夫歌以詠言庭堅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奚斯有頌魯之篇四始六義存亡播矣八音九闋哀樂生焉是以叔譽聞詩驗同盟之成敗延陵聽樂知列國之典彝王澤竭而頌聲寢伯功衰而詩道缺秦皇滅學星琯千年漢武崇文市朝八變通儒作相徵博士於諸侯中使驅

車訪遺編於四海發詔東觀縫掖成陰獻書南宮懷鉛踵武王風國詠共驪翰而升沉里頌途歌隨質文而沿革以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遥情於壠坂南浦動闗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興黨錮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於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為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為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於珍狐之下沉螢於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

罕見鑒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兹乎樂府者侍御史賈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戥龜字以長驅藏翼蓄鱗展龍圖以高視林宗一見許以王佐之才士季相看知有公卿之量南國蛟龍之燿下觸詞鋒東家科斗之書來游筆海朝陽弄翮即踐中京太行垂耳先鳴上路當赤縣之樞鑰作高臺之羽儀動息無格於温仁顛沛

安由乎正義玉墀伏奏謹依汲直之閘銅術埋輪先定雍門之罪霜臺有暇文律動於京師繡服無私錦字飛於天下九成宮者信天子之殊庭羣仙之一都也五城既遠得崑閬於神京三山已沉見蓬莱於右輔紫摟金閣雕石壁而鏤羣峰碧甃銅池俯銀津而横衆壑離宮地險丹磵四周徼道天迴翠屏千仞衛尉寢蒙茸之署將軍無刁斗之警中巖罷燠飛霜為之夏凝大谷生寒層淮以之秋沍天子萬乘驅鳳輦於西郊羣公百僚扈龍

軒而北輔春秋絡驛冠蓋滿於青山寒暑推移旌節喧於黃首夕宿雞神之野朝登鳳女之臺青鳥時飛白雲無極千年啟聖邈同汾水之陽七日期仙顧類緱山之曲經過者徒知其美揄揚者未歌其事恭聞首唱遂屬洛陽之才俯視前脩將麗長安之道平恩公當朝舊相一顧增榮親行翰墨之林光標唱和之道於是懷文之士莫不嚮風靡然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札代郡接於蒼梧泉湧華篇岷波連於碣石萬殊斯

應千里不違同晨風之鴥北林似秋水之歸東壑洋洋盈耳豈徒懸魯之音郁郁文哉非復從周之說故可論諸典故被以笙鏞爰有中山郎徐令雅好著書時稱博物探亡篇於古壁徵逸簡於道人撰而集之命余為序時褫巾三蜀歸卧一丘散髮書林狂歌學市雖江湖廓朗賓廡蕭條綺季留侯神交彷彿遂復驅傴幽憂之疾經緯朝廷之言凡一百一篇分為上下兩卷俾夫舞雩周道知小雅之歡娛擊壤堯年識太平之歌詠云爾

安梓州南亭詩序

梓州城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别所也徒觀其巖嶂重複川流灌注雲牕綺閣負繡堞之逶迤澗户山樓帶金隍之繚繞信巴蜀之奇制也時鳳扆多閑上得和平之政緹瀛有截下無交爭之人以公寄切上僚故久無州將連四千石之重任總十萬井之雄班職逾劇而道彌高位逾崇而徳彌廣市獄無事時狎烏於城隅邦國不空且觀魚於濠上賔階月上横連蜷之桂枝野院風

歸動葳蕤之萱草則有明珠愛客置芳酒於十旬羽服
神交契仙游於五日圓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
帷彩綴飛煙之路藤蘿杳藹挂疎陰以送秋皐雁參差
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歡不再千里之賀何常下客悽
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翫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成章
云爾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諸公迹寓市朝心游江海訪奇交於千里惜良辰於寸

陰常恐辜負琴書荒涼山水於是脫屣人事鳴棹川隅言追挂犢之才用卜牽牛之賞邊生經笥送炎氣以濯纓郝氏書囊臨秋光而曝背似遇緱山之客還疑星漢之游顧駐景於髙天想乘霓於縮地繁絲亂響涼酎時斟戲翔羽於平沙釣潛鯉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楊明府過訪詩序

夫清風動駕謁阮籍於山陽素雪乘舟訪戴逵於江路

猶名髙好事迹摽良史未有𩰚臨綺月筵開許郭之談花聚繁星門扛荀陳之馭泛煙光於紫㵎翻露色於丹滋亭皐一望平蕪千里萋萋芳草童兒牧馬之塲疊疊朝川野老休牛之塔釣臺隱隱先生之桑梓可知茨嶺巖巖隱士之風流尚在豈使臨邛樽酒歌舞無聲彭澤琴書田園寢詠其詩不錄

安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夫圯上黄公靈期已遠湘中玄乙化跡難徵況乎神理

歸然近帶青溪之路瓌資可望俯控丹巖之下予以歸骸空谷言隅市朝濯髮長川載罹寒暑心厭兩寂長無具爾之歡形木雙枯將有終焉之志不悟喬鶯始囀喈喈於灘鶡鴒野蔓初開韡韡於棠棣命壺觴而引宴即沐新蘭尋磵户以安歌仍攀野桂萋萋春草王孫游兮不歸秩秩斯干幽人去而忘返鼓我舞我脩袖滿於中巖神之聽之多祜興於觸石爰有嘉命咸遣賦詩請題四韻列之如右

初春於主峯（集作邪嶺）送益府賓參軍宴詩序

駱賓王

分首三秦（集作春非）送歸（集作君）千里青天（集作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玉斝金樽（集作翠斝金樽）是他鄉之杯酒況復主峯南望切登高之情渭水北流動臨川之歎于時寒光將歇春景未華殘雪飄花猶開六出輕氷涵鏡未解三川晨風軫孫楚之情岐路下揚朱之淚雖載言載笑賞風月於離前而一詠一吟寄心期於別後詩言志也可不云

乎

洪崖子鸞鳥詩序　　陳子昂

鸞鳥篇者晉人洪崖子之所作也洪崖子遁我玄魁貞其默行矯迹汾水習隱洛陽乘白驢衣羽褐游朝市之際雜縉紳之間時人或將襲其青牛師蓟子訓之陳迹也常以翠鸞時棲明王之瑞君子獨立矯世之方於是和墨澹情灑翰縟意寄孤興於露月沉浮標於山海乃集瑤圖洗玉池翩翩然又以自得也時尚輦奉御梁國

喬偘聞其風而悦之乃刻羽引(集作剪)商霏(集作飛)毫撥牘扣歸昌之律叶朝陽之音率諸君子屬而和之者十有五子(集無子字)余始末(集作末)知夫洪崖也喬子慕義命余序之凡若干首

送工部尚書弟赴定州詩序　張　説

宵旰天子送冬卿之詩也河朔愆歲恒陽俟(英華作侯非)牧借威六官導俗千里俾乎列城遷仰止之化隣境蒙波及之澤不然者豈一小郡而勞大賢哉尚書河東侯朝

廷之舊宰也操法度於掌握運陶鈞於方寸是將敷皇惠寒谷挾纊而知暄暢君恩疲人飲德而自飽蘇其槁瘁樂我陽和亢宗殿國亦望於此于時春帶餘寒野銜殘雪太官重味御酒百壺供帳臨歧假絲竹以留宴傾城出餞會文章以寵行三台厚常寮之意八座深聯事之矚既而離人遽起班馬爭嘶尋太行之遠集作連山想邯鄲之長陌雖仰瞻鴻雁來往易於前期而相對桑榆遲暮難於遠別送歸之地歡恨集作悵如何應制華篇凡

若干首騫翔鸞鳳欲挂千金之木糾合虬（集作蛟）龍附藏羣玉之府置之懷袖以慰遐心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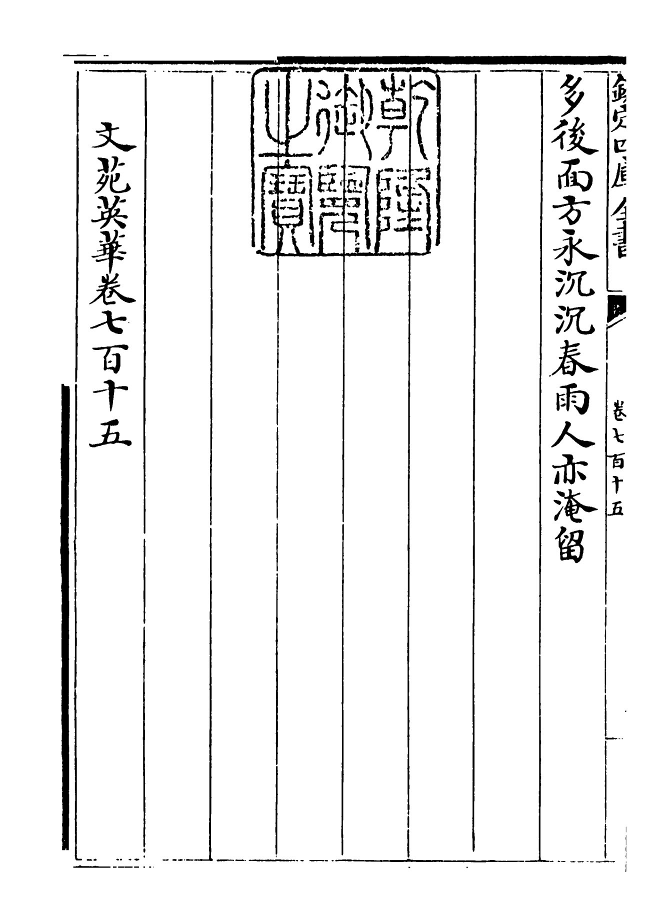
送毛明府詩序

昔之謂良宰者講道議行訓俗式人出自郎官遷登郡守不以才限流品位紆寵賄（集作賂）聖歷之際任賢稽古毛明府執德不回發言無擇雍容文雅罷曲池（集作江）之曳裾樽酒絃歌即平鄉之製錦甲朝辭洛宴別嘉賓孟夏涉河路踐芳草眷彼燕趙頃惟戎羯金革毒三北之

師杼軸醜二東之賦毛公將勝苛居簡止濁除濫（集作徐清）不下堂而為理有入境而先數朋知坐間弦望何時盡賦金谷之詩遠送邯鄲之陌愛而不見同夫樹萱

會諸友詩序

谷子者昔與說聯務蓬山出入三載事志相得情深友于尋屬吾人秩（集作秋）遷迫吏鐵劇愛而不見春也再（集作載）華今說復謝書坊補他職窮猿之意不（集作缺）擇深林喜且把袂舊筵解帶餘日臥玩文墨笑談平生茲歡豈



多後面方永沉沉春雨人亦淹留

文苑英華卷七百十五